



小林多喜二选集

第三卷

小林多喜二选集

第三卷

舒 暢 李克异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电话 1213 字数 192000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8\frac{7}{8}$ 插页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0册

定价 (3) 0.80元

CAG40/01



作 者 象



手 蹟

統一書号: 10019 · 1213

定 价: 0.89 元

目 次

党生活者 (李克异譯 适夷校).....	1
短篇小说 (舒暢譯).....	83
回家过节.....	85
小点心鋪.....	90
腊月.....	98
父亲病危.....	106
杀人的狗.....	110
貼在牆上的照片.....	114
单身监房.....	123
信.....	142
糖球斗争.....	145
母亲們.....	150
創伤.....	162
爸爸回来.....	165
評論 (舒暢譯).....	169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	171
年譜.....	175
我的方針書.....	177
牆头小說和“短”短篇小说.....	184
小說写作法.....	188

我推薦的書和想讀的書·····	200
寫給北海道同志的信·····	202
“組織活動”和“創作方法”的辯證法·····	208
把我們的文章寫得更簡單更切實些·····	210
關於“必須明確地掌握政治”的問題·····	213
書信 ·····	235
五 致田口瀧子（舒暢譯）·····	237
九 致田口瀧子（申非譯）·····	239
三八 致齋藤次郎（舒暢譯）·····	241
四四 致藏原惟人（申非譯）·····	245
五五 致佐藤績（舒暢譯）·····	248
七五 致田口瀧子（舒暢譯）·····	250
八一 致村山箒子（舒暢譯）·····	253
八七 致齋藤次郎（舒暢譯）·····	255
九三 致鹿地亘（舒暢譯）·····	257
九八 致田邊耕一郎（舒暢譯）·····	260
一〇一 致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辦事處（舒暢譯）·····	263
一一一 致志賀直哉（劉仲平譯）·····	266
一一二 致村山箒子（舒暢譯）·····	269
一一七 致中野重治（舒暢譯）·····	273
一二〇 致壺井榮（舒暢譯）·····	277
一三八 致若林挹子（劉仲平譯）·····	280
一四八 致小林三吾（劉仲平譯）·····	282

党生活者

“党生活者”这篇小说在作者死后发表于1933年“中央公论”四、五月号，当时因怕遭到反动政府禁止，书名改用“转换时代”。译文根据1953年青木文库本译出。

在洗脸室洗手的时候，恰好看見第二車間的工人們从窗下走过，响起了接連不断的、杂乱的草鞋和皮鞋的脚步声，混合着大声談話的声音。

“还没有回去嗎？”

这时候，須山从后边走过来对我說。他是第二車間的。我轉过塗满肥皂沫的脸，皺了一皺眉头。——因为我早就和須山約好：不要在放工的时候一块回去，恐怕被別人看見，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就会互相牽連。可是須山常常破約。他还亲切地笑着說：“別发这么大的脾气呀！”須山完全是一个明朗可愛、令人沒法討厭的人，在这种时候我也只好苦笑。但是在現在这样严重的时期，我就只能給他难看的脸色。而且今天他还要領新會員到一个点心舖里去呢……可是，我忽然发现須山的脸上不是平时的調皮样子，立刻感到了只有做我們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預感，——“好，馬上就走。”我說着，急忙洗完了脸。

須山見我已經明白了，立刻換了腔調，在我身后說：“喝杯麒麟啤酒去吧！”这虽是須山平常說話的口气，可是我立刻觉得，那声調有些不正常。

出了工厂，須山走在前边，离开我三四丈远。从工厂到電車

道的路，是很狭窄的小道，一边是高架电車的路基，一边是商店房子。在第二根电杆那儿，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正往这边望，却故意做出好象并不往这边望的别扭样子。我立刻跟后边过来的五六十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說着話，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角留意那个特务。那特务完全是被每天的例行公事弄得昏头昏脑的样子，显出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疲倦的神气。近来，他們每天都在監視上工下工的工人。須山故意跟他开玩笑，走过他身边的時候，慢騰騰地迈开八字步，我看出他的意思，觉得好笑。

到了电車道上行人杂乱的地方，我追上了須山。他擦着鼻子，装做随便的样子，向周围望了一望，說：

“事情有点奇怪……”

我看着須山的嘴。

“上田跟‘鬍子’断了联系啦……”

“什么时候？”我問。

“昨天。”

我虽然明知道“鬍子”是一个沒有必要准备“预备綫”^①的人，但也問了一句：

“有‘预备’沒有？”

“据說是有的。”

从他的話里知道，因为昨天的联系有特别重要的事，如果延迟了一天，就会出很大的岔子。上田和“鬍子”約定在S川、M街和A桥三个电車站之間的街头上会見，这是前天他們两人从那里走过的时候約定的。但是“鬍子”說：“如果万一出点事就不好办了，”

① 地下工作者为了准确取得联系，防备万一发生事故以致断了联系，往往在决定了一个正式会面地点和时间以外，事先再规定一个预备的地点和时间。在正式地点和时间里不能取得联系时，就到预备的地点去接头。

因此在走过大街时又約定了一个他認為安全的咖啡館，說：如果在街头上碰不見，二十分鐘之后就到那家咖啡館去。这在“鬍子”是很少有的事。据說在分手的时候，两个人还互相对准了表。这个被叫做“鬍子”的同志，是我們最上級机关的一个重要聯絡員，一直到目前为止，在近千次的聯絡中（全部是在街头会面的），仅仅迟到过两次。做我們这种工作当然應該如此，但象他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而在这两次中，有一次是因为双方都搞錯了，他还是在正确的鐘点去的。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約定的那天下午，他不知道他的表出了毛病。別人有一次沒来，还不要紧；可是“鬍子”沒来，又沒到預备地点去，这对我們完全是不可相信的。

“今天怎样？”

“嗯，說是再到昨天約定的地方去一次。”

“几点？”

“七点——七点二十分到咖啡館。我看这情况，总不能放心，所以我已經約定八点半再和上田見一次面。”

我計算一下今晚上的時間：

“那么，你和我在九点見一次面吧！”

我們定好地点以后就分手了。临走的时候，須山說：“要是‘鬍子’被捕了，我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說笑話，但說得好象真的一样。我罵了他一声“混蛋！”不过却很了解他这样說的心情。——“鬍子”在我們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是我們的依靠，如果說“鬍子”是我們的灯塔，也并不夸张。事实上，如果沒有了“鬍子”，首先，从第二天起，我們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工作。当然，工作总还是要进行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他最好不要被捕！

路上，走过一个小食品店，我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带着回去。我的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一起站在一架自动出糖的机器前边。往机器里扔进一个铜子，一按把手，机器里就会有球跳进棒球垒里，球跳进不同的垒里，从球垒下面的小洞也就落下来不同的糖果。最近，这种机器非常流行。在街上，每架机器前边都围着一大群孩子。每个孩子为了花一个铜子也许能得到比一个铜子更多的东西，都睁大着眼睛，用力地歪着嘴，去按那个把手。

我把衣袋弄得嘩啦嘩啦地响，掏出两枚铜子给了房东家的孩子。孩子先是往回缩手，接着马上显出了满脸高兴。大概这孩子一直都是站在后边看别的孩子玩。我把刚买来的牛奶糖也塞进孩子的衣袋里，就回家来了。

我必须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写成稿子，才能赶得上在明天散布的传单上用。在八点鐘和 S 见面的时候，就得把稿子交给他。我从壁橱里取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鎖。——仓田工厂本来是只有二百个工人的金属工厂，从战争^①开始以来，已经招了六百个临时工。我和須山、伊藤（一个女同志）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了别人的履历書打进工厂里去的。原来只有二百个正式工人的厂却招了六百个临时工，可见突然增加了多少活兒。战争一开始，仓田工厂就停止了原来制造电梯的工作，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机外壳。最近，因为这宗活兒告一段落，似乎工厂正在打算从六百个临时工中裁去四百个人。因此，这些天来，厂里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家嚷着

① 指 1931 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又說：“在工厂里，認為临时工本来沒有什么裁不裁，現在反而比当初講好的期限超过了半个多月啦！”事实是，虽然比当初講好的多干了半个多月，但因为全都是急件，这期间干的活兒簡直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女工們从早晨八点起，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才下工，只不过掙一元零八分錢。从晚上六点干到九点，一点鐘是八分錢，因为吃晚飯占去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厂里就要从夜班工資里扣去两分錢或三分錢（还因此特別作了計算）。吃飯的时候，我說：“工厂大概以为工人不吃飯也能干活的吧！”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一个临时工接上来说：“啊，一点不錯！”这句话說得很俏皮，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厂里每天发工資的时候，把将近四百个女工每个人应領工資的八分錢零头，分別发給一枚五分錢的銅子和三枚一分錢的銅子。这样一个一个地往下发，可实在太費事了。六点下班，就得等到七点。“真他媽討厭！就給一毛錢該多省事啊！要不就我們少要点，給五分錢算啦！”大家排在队里焦躁地嚷嚷着。“我們可想不透这些守財奴的牛脾气！”

这时候，厂里又传出了这样的风声：在裁临时工的时候，工厂准备給每人发十块錢。虽然当初講妥，因为是临时工，不給額外錢，大概因为大家干活兒干得很好，所以才給这笔錢。——这话到底有多么可靠？因为大家一离开这里，总得有一个时期找不到活兒干，也就半信半疑地指望起来了。但是大家沒想到連吃晚飯的时间都要扣几分錢，为了把一分錢的銅子三个一堆地摆起来，讓几百个工人白白等上一个鐘头，象这样的厂，能够給六百个工人每人十块錢（十块大洋啊！）嗎？制造这种謠言，显然暗藏着工厂当局的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在裁人以前，工人发生波动，最后用这一手来愚弄人罢了。

因为今天厂里大家都为这件事紛紛議論，我打算把它写在准备明天散到厂里去的传单上。在前天散进去的传单上，就因为反映了大前天工人们都在談論的、要求縮短发工資的时间的事（虽然是这么一点小事），在工人中間得到了很大的好評。我盘腿坐在矮桌前边，写了起来。

过了一会兒，楼下的大媽上楼来了。她对我說：“謝謝您剛才給孩子的东西！”她做着我从沒見过的笑容道了謝，又下去了。做我們这种工作的人，就是在无关重要的小事上，也得注意使自己跟平常人一样。要竭力避免叫同住的人覺得你特別，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現在正在獄里斗争的 H 同志，为了在比我們严重得多的追捕中活动——甚至他的照片都被张挂在飯館、咖啡店、理发店和澡堂里，有一次他还請同住的人們一起到“帝国劇場”去看戏呢。我們还得学会和普通人說些毫无意义的閑話，学会应酬人。在这类事情上，我是最不行的，常常覺得毫无办法。最近，总多少有些习惯了……

“没什么，那么一点东西，……”我对大媽說，說完了就滿臉通紅，實在不高明。

虽然不过是写两张到两张半稿紙的事情，但是，白天干了一天活兒，一回来坐下就写，的确不很輕松。好容易写完了这篇揭露十块钱津貼的真相的稿子，已經过了七点。这中間，还拿手巾擦了多少次脸。写稿子，就是令人出汗。写完了，把稿子装进信封里，在封皮上随便写了个女人的名字，装做一封情書的样子。七点四十分出去，对楼下的大媽說：“出去散一会兒步。”本来老是沉默着的大媽，这回却看着我說：“您請吧。”果然效果很好，我苦笑着走进黑地里。以前，有一次象往常一样正要出門的时候，

大媽對我說：“怎麼總是往外頭跑？”我吃了一驚，事實是每天晚上都出去，難免叫人疑心的。我心里扑登一下，勉強微笑着說：“可是，那個……”這時候大媽也笑了一笑說：“因為是青年人吧？”我這才知道，大媽說的原來不是那個意思，心里才鎮定下來了。

八點鐘見面的地點，是在電車道上一條小胡同里有許多小工廠的地方。這條路上，商店里的人和前額上披着綰頭髮的工人們是很多的。我一向尽可能使自己的服裝適應我所去的地方，雖然不能做得很充分，但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我們為了避免隨時被當做行迹可疑的人遇到訊問，就得穿著整齊的服裝。然而，在今天這樣的地方，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穿上洋服甚至拿著手杖，那是反而使人看了刺眼的。我現在是穿了一件干淨的和服，隨隨便便扎了一條帶子，連帽子也沒戴就出來了。

在筆直的道路，看見喜歡擺動右肩膀的 S 從對面走過來了，他認出了我，就繞到一家商店的櫥窗前，然後若無其事地拐進小路里去了。我跟在他身後，也同樣拐了一個彎，然後到一個拐角上，兩人就並肩走在一起。

S 聽我報告了前天散傳單以後的工廠里的情况，又問了各個細節以後，他說：

“從工廠大家關心的事件出發，提出問題，固然是好的，——但是，如何進一步從政治上提出問題來，這一點是不夠的。”

我吃了一驚，看看 S 的臉。我想，他說得實在不錯。我現在僅僅滿足於對傳單的好評，可是忘記了應該從更高的角度上去看。S 繼續說：

“所以，這只是追隨在群眾自發情緒的後邊。為了使他們能夠從日常生活的不滿達到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這需要特